



文  
學  
子  
廣  
談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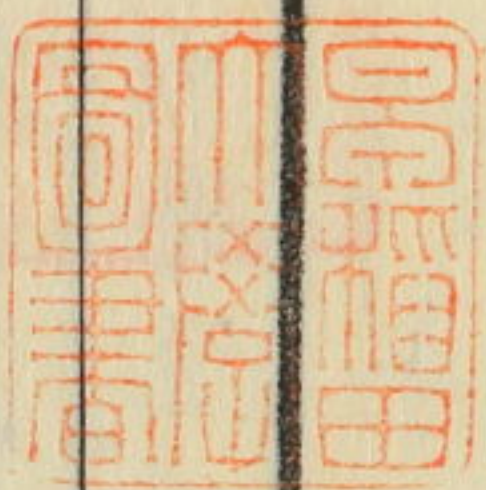
□ 12  
1144  
1



文化壬申秋彫印

文學廣談

江戸由己堂正本



文學廣談目錄

詩卷一

古今字音無差別之論

書卷二

古今字體無異別之論

春秋卷三

禮器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禮器以文舉春秋傳褒貶之首以謂夫子傳說之意也而其實以妄說亂春秋文也

禮卷四



此冊并說禮說遺義

禱上卷五

此冊又并說禮家遺義

禱下卷六

春左視附

書卷二

文學廣談目錄畢

文學廣談卷一

武藏 豐幹子卿甫撰

詩

詩三百五篇。古有什篇而無訓說。當時學者讀字解之。尋其意通之。因義而達事。論語孟子國語春秋傳禮記等所引用之形。可以觀古人所講習也。如是者。後世而後有專脩之者出焉。魯齊韓三家之所以各成一家名家也。而三家之學。唯韓氏大備矣。故史記儒林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據此。如申公直以詩本經教弟子而不作

詩

傳說列傳於轅固生亦不言作詩傳第在韓嬰傳而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斯詩傳則唯韓氏有焉但班固藝文志載魯故魯說又楚元王傳曰申公始為詩傳歸燕詩元王亦次之詩傳據此則魯故魯說蓋元王述之也然則當時莫有如韓傳之明備且盛者故于今猶見韓傳之遺篇矣毛氏傳稍後出司馬史未之言縱其出之早不在乎孝武之前可知焉如其以子夏傳為名則亦以其獨後夫三家強設進取之計竊持起予者商也語而負且乘之也然毛氏未能闢三家而擡首因承魯故之故採申公

之訓而脩韓嬰之傳從以己之意增損又遂名其書曰故訓傳是毛氏不破舊故之本意當時儒者觀毛義新出以為集大成為之奪魂又毛氏之多幸也為劉歆氏所從通自是而後魯齊韓三家漸衰而毛氏獨擅場焉雖然魯齊韓及毛氏皆與三百詩人隔年久遠非承親授口訣之流義也然而詩之傳說既出今後之儒者專脩其傳註為家業終不知尋繹夫古之詩學且毛氏略致附會鄭氏慎居毛之門牆而陳力拾遺抵趙宋儒者多以理推遺自茲詩說更不仍舊貫味神晦亦頗有沙汰然其集傳未知正路輒累

孔子以刪詩事。攬詩什以三百十一篇。其不為郢書燕說者幾矣。不為燕說者幾矣。以聖聖自故。詩經之傳。孔子詩教。以興為用。如繪事後素。唐棣扁反切。瑳琢磨之旨。其端緒已可識矣。嗣是乃至孟子。則有既醉之譬論。如九氏之傳春秋。戴氏之記禮經。往往亦有此興之語。皆古之遺教。又存焉者。蓋是通人情長才智。以至於於脩己安天下之方。在此也。爾後韓嬰專輯詩說。立家于作外傳。復廣其義最多。毛萇亦倣之。其傳定之方中曰。達邠能命龜云云。傳淇澳曰。切瑳琢磨道其學而成也。金錫圭璧亦道其學之成也。傳素

冠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夫子云云。傳小弁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云云。傳巷伯曰。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云云。是類寫出韓之影嚮者也。而皆不拘拘於詩之本旨。雖則其習成。自比興之義。然在今日脩章句尋本旨之際。輒又倦怠於其浮語陳言之繁蕪。夫氏傳人徒好其言之巧麗。而無心乎體諸行實。故其質蔽如此。亦但以興為用之義。固已在脩章句通本旨以上。故孔子曰。述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亦辨小弁。凱風之異。荀子亦作卷月之解。又曰。詩之故。且如孟子。則又詳述其旨曰。頌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皆脩章句尋本旨之義。瞭然可識矣。在是則又不及比興之旨。故孔門詩學乃不止一事。即求其所業則自成三科。既曰章句之業。所以辨事物。廣識量也。次曰興喻之義。所以達才智。脩言語也。又曰聲調之習。所以充和氣。持溫良也。是此三科之學。余所嘗散論也。而方今學者所用力。亦又以章句為急務。信是此學之起本不當不然。如比興之說。則在行文中。或有微試焉。然而大率如鑄木鑊水。顧不能得孔門流風也。而至聲調之說。則其方既絕而不存焉。畢竟不知所措。

手無已。則求夫善和之養於心而可矣。孟子所云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其由此歟。非必謂鐘鼓鏗鏘絃歌律呂也。要學詩之道。該三科為完。故夫子遂告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欤。此其所以不唯舉詩篇。又附南而言。則完其三科之義也。夫學者既雖疏章句。通本義。然不持溫良和寧之心。則卒不可行。猶若牆面而無所往而立住也耳。夫子偶因伯魚而有周召之提誨。就是推其餘。則三百篇之業。庶幾乎究現見矣。

南樂調也。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是舜樂。

即韶樂可考矣。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此二語蓋亦同其端也。又呂氏春秋音初篇曰。塗山之女。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倚。實為南音。周公召公取以為周南召南。是蓋雜說未擇者。與樂記事異。然亦可以見虞舜世既有南樂焉。毛詩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此讀南為南行之義。不知南方之為風。即以為樂名。徒出贅言耳。安哉。雅者常也。止也。樂器有雅。云訊疾以雅。是止其節之。急疾為常也。又雅。鳥也。鳥之哺食啼噪。善止屋上。故

詩有之。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是也。因名鳥為雅。雅又有止之義。可見。字又作足。說文。足是也。黃直翁云。後人以雅為大小雅字。夫足是止之體。故其義通。其止其常者。不文。則野而難行。故以文為用。遂有文雅都雅之語。舊儒足訓為正。疑是古訓曰止。而後人以字形相似。誤加一畫作正。毛氏兼以成雅正之說也。字義又變。不可不辨。刪詩語。古書不言。纔出於家語。本性解。及為孔安國古文尚書序。在史記孔子世家。則祇曰。若其重。不曰。刪詩。而其旨將以為似耶。但史記以重字言之。則篇

什之重出耶。抑意旨之重複耶。未應遽分別。而如家語。則成於後儒。既已不足取證。至孔穎達作偽古文尚書疏。則偽孔序亦自從。而世儒盛用之。自茲而刪詩語大顯。朱仲晦承之。其作論語集註序說也。雖則引史記世家成文。反不全守本語。忽用刪詩語。約古詩三十云云文。其妄亦益甚矣。豈但斯而已乎。有先仲晦而擴之者。歐陽永叔宋世名人。識量頗不淺。然猶未嘗知刪詩語元出於後儒偽妄之手段。乃演說而曰。刪者。非止全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本小雅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

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絀。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此其解刪詩語更勅矣。然句句皆係刺繆。何以言之。論語有唐棣之華句。是逸詩也。本篇不可考。永叔云小雅之詩也。然小雅有常棣。無唐棣。按爾雅唐棣常棣別釋。非一物者明也。而取屬一詩。恐近牽強。衣錦尚絀。此句出中庸。而有脫誤。乃今本失之也。鄭風丰詩曰。衣錦褻衣。裳錦褻裳。是二句即其文也。中庸引之。



轉寫者因其同字重感謬脫漏且壞裳字半存尚也  
綱與裳同非誤作也中庸在下文引詩皆用二句此  
唯用四字則今本為訛缺無疑焉孔疏以為衛風碩  
人之篇則先誤者也仲晦中庸章句從孔疏遂不辨  
其誤粗亦已甚抵永叔忽以為刪君子偕老中句其  
無所由又甚矣誰能秉國成云云此又見禮緇衣而  
上有昔吾有先正云云五句詩經一部內無誰能以  
下語但節南山有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文  
是其稍似而全章大不同非止無能字據此緇衣所  
引則又是他篇遺逸文而今不得其全文永叔不辨

五句有餘直以二句多一字者為節南山語而謂夫  
子以能字為意又害乃其解皆臆度膠言又何借濫  
要又不知刪詩說不出乎古遂末立言其費不可道  
歌吹各別元不合奏故臯陶謦曰曼擊鳴球博拊琴  
瑟以詠詠詠歌也是於堂上所謂升歌者也又曰下  
管鼗鼓合止祝楮笙鏞以間是堂下列管鼓等而無  
詠歌而唯吹竹擊節而間之也間之者與詠歌互間  
之而不合奏也此即歌奏之古義而儀禮所載六笙  
曲皆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者是其遺法也但樂  
奏二字有時而代歌字樂記子貢見師乙問聲歌而

題曰子貢問樂。此歌樂五言也。鄉射禮曰。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此又歌奏五言之例。而希見者。皆散文而通之也。故如燕禮曰。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云奏南陔。白華。華黍。乃是對文而分明者也。要樂奏二字。有所泛通。故可曰歌者。又可曰奏曰樂。可曰笙者。亦可曰奏曰樂。而不可曰歌。笙歌異體。不可互名。而皆有節奏為樂。是用字之辨也。夏辰湛東。督輩承毛詩說。不知三百五篇之真數。且觀儀禮南陔。已下笙曲。而定以為詩六十五篇。妄擬詩六首。以待士林。又觀采芣。而如仲晦亦不知應。賴本經詩數。直準

儀禮改篇次。皆勞而無功者也。清人毛奇齡破仲晦為家業。因引周禮鐘師。王奏騶虞云云。鄉射禮奏騶虞。雖仲晦曰。六詩未嘗無詩也。所謂無詩者。乃宋人鄭雅之言。而朱氏誤導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詩時未止。而漢後止之。故魯齊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為三百五篇。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被笙之故。彙作一處。故較其字句。非無詩也。奇齡此言。則其不然者。須與前辨。此考而知矣。如孔穎達。則修毛詩疏。則其說援毛傳者。輒其分也。其云魯齊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

者。又何由知之。其實不過由於毛詩所錄今見存焉。三家則其書皆以失。莫所見而言之。蓋三家詩自火。應無六笙曲目。是古本之體。非故刪去之也。毛詩後出于今。揚摧規三家之所無。乃三家不屑也。史記世家既云三百五篇。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璿。三鈴皆亦曰三百五篇。即是古本所傳。古詩真數。彰。不可識也。如奇齒好辨觸物。而不能執一證而立論。猶尚護其意而不拋矣。窮其所爾。則坐其未嘗知古昔歌吹更幾不一。齊協同。其明文嚴然於尚書。皋陶墓言焉。嗟夫。可不為哀哉。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鄭漁仲論之曰。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關雎之音和。而卒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漢人專以義理相傳。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音。安在乎。夾漈以言非無見解。然亦未全是。夫音聲之起。自有道理。樂辭則樂音從焉。哀辭則哀音從焉。故

怒則怒氣成聲而暴厲喜則喜氣成聲而柔蕩美惡  
邪正緩急笑啼各有音類而從之斯非勉強而致非  
假托而發自有天道理勢而然樂音之方固非他也  
故樂記演堯典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  
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  
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偽  
為又曰聲歌各有宜也此皆不當離詩辭言者可知  
蓋是關雖之詩辭固含義理後世則詩辭存而聲音  
不傳可言者即辭而已孔子所謂興觀羣怨皆由其  
辭有義理而起若不論其辭達理被音聲輒耳礙心

眩氣塞體羸衰樂易地邪正揆處又何樂之有漢儒  
取其所有之辭而說義理則後世不得不爾之業也  
如捨辭而談音則是繫風捕影又何所得也夾深偏  
執聲音不論辭有義理乃未之盡也漁仲又曰在昔  
所以為樂者在詩而已此亦有可辨者夫樂實詩之  
由然學詩學樂各有別其業蓋詩得其經乃誦之不  
知俟師授其既誦之則雖莫曉其節奏於其義則可  
知輒適之遠之足以自得其道至樂則其鏗鏘鼓鐘  
聲歌舞蹈非就伶官講肄則不能得其紀律其業方  
異也此詩樂之所以為二科也

華夏之有四聲。人言之天然。非起於後世人作也。先儒又謂四聲自沈約始矣。此言甚不然。試以今音讀三百五篇。大抵平上去入。各取同聲押合。關雎詩首章二章皆押平聲。三章押入聲。四章押上聲。末章押去聲。此詩四聲各為韻。葛覃首章各與木入聲隔合。蕙與階平聲隔合。二章谷與裕入聲隔合。莫與穀去聲若入聲隔合。莫音暮。穀音好。或莫音纂。穀音亦。三章婦與私平聲承押。否與母上聲承押。卷耳膠木皆平聲押叶。蟲斯首章二章平聲押叶。末章入聲押叶。自餘大氏應做依而識之。又隔合廣押者。如谷風首章每句隔押。風

與心平聲合。雨與怒去聲合。非與遲平聲合。體與死上聲合。君子偕老。二章翟替入聲隔四句而叶。鬢掃去聲隔一句而叶。三章展媛去聲隔五句而叶。祥頰平聲隔一句而叶。之類皆四聲各叶而不覺。又異聲押韻者。如鵲巢首章居平御上相押。采芣首章止上章去相押。野有死麕首章包平誘上相押。日月首章上處皆上。願去相押。擊鼓二章宋上仲平相押。定之方中二章處平釐上相押。揚之水二章皓上繡去。鵲入憂平相押。野有蔓草首章溥平婉上願去相押。之類。此是變調焉耳。至小大雅。則四聲混合者。又實唯

詩

七

如韓奕五章上四句不遇合韻。又民勞末章安殘皆  
 平反上諫去相叶桑柔三章皆疑維階皆平將平信  
 上就平梗上聲轉而合是等為異魯頌商頌皆無疑  
 韻四聲始叶但月頌多逆滯不便誦讀唯天之命訪  
 落般皆不得合韻。昊天有成命我將皆末三句亦不  
 得合韻。道隱嘻武皆四聲散布或合或否思又末  
 五句亦不得合韻。此類擬諸今韻則不叶且準之國  
 風小雅魯頌商頌之用韻與今聲同者亦異却較  
 周初之辭聲調未脩飭猶如周詩諸篇聲牙佶屈其  
 上口與然概畧而言之則與今聲不合者幾希而其

四聲混押者自是別有變調焉。由是視之古言固  
 有四聲明明可觀矣。而三百五篇止于殷周四聲豈  
 止乎殷周在虞世既已可窺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首上熙哉起喜皆上聲熙平聲而熙又與嬉通嬉  
 又與喜通上聲如是則以上聲合又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明良康哉平聲合。又曰元首載  
 哉股肱備哉萬事墮哉。腔情墮皆上聲合。此則虞世  
 有四聲可推知矣。此是辨詩歌也。若廣求韻語則夏  
 商之書彰然可識。請試讀禹貢奠高山大川既脩大  
 原川原平聲合韻。至于岳陽至于衡漳陽漳平聲合

韻。厥州推錄。厥木惟條。錄條平聲合韻。海濱廣六。鈔  
松怪石斤。石入聲合韻。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入聲去  
聲合韻。彭蠡既豬。陽鳥攸居。豬居平聲合韻。厥州惟  
文。厥木維喬。大喬平聲合韻。惟木。島夷卉服。木服入  
聲合韻。羽毛齒革。旻斡枯柏。草柏入聲合韻。惟齒。輅  
桂玄纁。璣組拊組。上聲合韻。被孟豬下。土墳壚。豬壚  
平聲合韻。芬落熊羆。狐狸織皮。羆皮平聲合韻。漆沮  
既從。澧水所同。從同平聲合韻。荆岐既旅。至于島嶼。  
三苗丕叙。旅敘上聲合韻。此類唯拾與今聲合者。  
不及古音也。而首之成在于虞世。此虞夏時四聲不

搜者。乃可復知。豈唯虞夏時四聲不搜也已乎。在唐  
堯世。既然論語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以躬中窮終為韻。平聲不  
搜也。而如堯事。則為虞史所記錄。而文句有合韻。則  
其分也。如至帝堯親語。亦固有合韻。曰。疇咨若時登  
庸。吁。噏訟可乎。庸訟去聲合韻。曰。朕在位七十載。汝  
能庸命。罔朕位。載位亦去聲合韻。由此觀之。則堯世  
固有四聲。足以稽知。後儒不辨古今體理。妄意敲出。  
不獲所中。其弊遠矣哉。  
魯齊韓有故有傳。毛氏題其書云。故訓傳。陸德明曰。

故訓舊本多作故是也。孔疏以爾雅釋詁釋訓解之。但毛則曰故不曰詁。即是荀子所云詩書故而不可切之義。此謂故事而不切近也。然則可曰故不可曰詁。孔氏通故詁為一者。却不是。毛奇齡作詩札規之曰。小序何人作。走臆通是。毛享作。何以知之。按漢志。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鄭氏詩賦有云。大毛為故訓傳。今毛詩比卷。卷首有若篇。故訓傳若干文。按之。故即序首一句也。第不連屬篇題于篇題下。判云若干章。章若干句。然後入此一句。假如關雎詩。必先曰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然後曰后妃之

德也。此是故也。何以知之。以關雎詩篇題下知之。關雎五章章四句。此是鄭玄更定章句。又云。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則此故言是故也。篇題下凡鄭玄有所更定。輒加故言判之。而孔氏正義于序下分疏。必曰若句至若句。獨關雎以毛鄭不同。故不疏。而葛覃序下。即疏云。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則當時序首篇題下。必皆有章句若干等字。而後人乃削去之矣。故知序首一句連章句是故也。自序首一句後。便是訓。如關雎序后妃之德也。一句是故。風之始也。至末便是訓。訓者。推訓此一句耳。然與首句不



甚合。若二人作。自關雎詩。天下興也。以後則是傳。傳者。傳詩文也。然又與故訓不必然。又若二人作。則臆故。又為音。故有此語。而今述之也。非謂詰也。訓者。訓此故。則可不合。傳文。又非訓。此故也。則又可不合。此可知耳。詩。札文止此。然則稱故訓。傳。即毛序。訓。傳。此甚明著者。乃奇齡能言之。從前儒者所未發也。今約言本旨。故即故實。謂事迹。說詩之事迹也。訓也。傳也。皆承故。而附益也。而非一人一時之作。此其所以不相合也。奇齡通故。與訓為毛序作。余所未安也。閻若璩。毛朱詩說云。程篁墩。據劉歆傳云。孝文皇帝

詩始萌芽。孝文皇帝。然後鄒魯采。趙頗有詩。當此時。一人不能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輯。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奏命。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程氏說止于此。閻氏既採程說。又揭王陽明。茅鹿門。二家言。助其所取。而王茅二氏。又要則謂詩非孔門之舊。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安得有鄭衛。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

之數耳。此等陳言。余嘗所不取。既詳前篇。然閻氏又並稱以為近代卓說。余又試考歌傳。而知望墩不解傳文。所以者何。所云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者。謂一人而不能盡通全經。或一人唯通雅。或一人唯通頌。三百五篇義說。交互全存也。非謂詩經本或有雅處。而無頌處。或有頌處。而無雅處也。詩經篇數。元來全備。故曰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此一盡字。指全經。明明可見。望墩何惑也。又史記儒林列傳。高祖過魯。申公見高祖于魯南宮。已而傳楚元王太子成。成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

退居家教。又漢書曰。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伯者。孫卿門人也。夫元王。高祖同父少弟也。以此推之。則詩之出。在乎漢高之世。而劉歆云。至孝文皇帝。詩始萌芽。乃不確。且歆之言。責讓太常博士也。固在誇其業。膠言已矣。班史但錄其移書。其言不又擇也。望墩獨信之。亦惑之深也。所謂孔子刪定詩事。始出乎家語。本性解。及偽書偽孔序之謬說。而盛行於宋嘉氏。棄史記世家文。剽竊家語。弟偽孔序文。作論語集註序說矣。夫孔子云。放鄭聲。不云放詩。聲豈詩也乎。王莽及望墩輩。皆未之嘗辨。遂欲廢

古來全經。雖必用勤力。究竟止於杜撰妄說。閣百詩  
進而攬之。亦無眼目歟。  
朱仲晦詩傳序曰。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  
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寔以陵夷。至於  
東遷。而遂廢不講矣。此說蓋據鄭氏詩譜。并合國語  
王制而成文也。而詩譜云。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  
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是專係武王事。且  
曰。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最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  
此謂特取二南而不錄諸國也。如國語則曰。天子聽  
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駿賦。

矇誦。此乃京師政治常節。而不見巡守獻詩事。在王  
制則云。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此文承東巡守後。而  
命大師事。則王制首有是文。然則獻詩事。始出國語。  
而巡守陳詩事。却出王制詩譜。而王制所云。巡守。沒  
言天子之禮也。詩譜唯以為武王事。彼此各成其說。  
皆如臆度便言者。至仲晦說。則其以行黜陟之典。已  
下。是亦疑濫出。其嘗試之言矣。由此觀之。則諸家所  
道。支蔓散雜。雖欲求定乎一。糊塗不可分也。  
子貢詩傳。始出於明世。郭子章者。從黃文裕所得云。  
考諸正史。載藝文。不經見矣。獨焦弱侯國史經籍志。

收之。今檢其為書。不與毛詩篇次同。改魯頌為魯風。除六笙曲目。而其序言往往剽竊毛序。且倣倣大學中庸等語作辭。其淺近不足看。蓋作者亦私會仲晦作詩傳不取舊序。及為六笙曲無詞。而擬偽之也。其所以名為子貢傳者。孔子所云可與言詩。則子貢子夏也。子夏既見。控乎毛氏。是故此撰。不復敘稱穗之遺也。孟子九傳等皆引魯頌。輒古昔題目。昭然可見。其改頌為風。最怪妄不可揜矣。案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原引曰。近世又有偽為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意與毛詩並行。然撮拾卑陋。有識唾焉。宜哉。于後得

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是亦排斥子貢傳申培說也。但就近世妄之書。而至于駁義五卷。亦幾乎不耐煩也。而毛氏之說。亦與毛氏之說。亦與關雎。毛傳曰。鳥摯而有別。鄭氏云。摯之言至也。此與西伯戡黎。文命不摯之摯同。但釋文音毛傳曰。摯本亦作鷖。此自為鷖鳥。攢摯字。爾雅郭璞註曰。鷖類。今江東呼之為鷖。陸幾又曰。幽州人謂之鷖。皆以為鷖鳥。則字从鳥。乃為得矣。然鳥摯而有別語。稍難讀。如據鄭義。則曰情意至然而有別。則是別。即男女有別之別。而毛既曰若關雎之有別焉。則鄭說蓋不違毛

者可知焉。豈是不得作鷺也。但左傳曰。鳴鳩氏司馬也。司馬職主兵。是不取鷺博之義。然則陸氏作鷺之言。未可塗抹。却疑鷺而有別語。元出三家說。而別是擇別之意。此鳥雖鷺博。而有所擇別。而不妄擊也。據此。則在司馬職準擬之恰好。自毛詩序出。以關雎詩為文王后妃事。鷺博之義。不違其說。遂改字作鷺。从至字義。猶若改淮南子雌雄不乘居語。而云雌雄不乘匹而相隨也。後儒承之。解雎鳩為軟情之鳥。以協文王后妃事。鄭漁仲則云。鳧類。朱仲晦則云。狀類。鳧鷺於。是古義益不見矣。窈窕謂游女之形容。淮南子

可以明可以窈窕字與明對待。窈又為幽意可知。又陳詩舒窈窕兮。窈窕。幽念鬱結也。窕。冶意也。荀子其文飾不至窈冶是也。并二義而言之。則窈窕者。含思而冶容也。李斯曰。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前也。離騷曰。子慕予兮善窈窕。王逸註曰。窈窕好貌。桓譚新論曰。王夫人窈窕好容。陸機吊魏文帝文曰。陪窈窕於玉房。此在先秦。則屈原李斯漢則桓譚王逸。下晉則吳陸機前後俱不失正義可見也。在毛鄭遂變其義。曰。窈窕幽閒也。此承序后妃之德。文成說。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云。旋室嫵媚以窈窕。此乃取毛傳幽閒

義爲宮室貌。但毛未正言宮室貌。故鄭玄與王文考不同。而曰幽間處深宮。此鄭意謂女德幽間而居深宮也。朱氏亦承毛傳曰。幽間貞靜之德。鄭朱之義。蓋是毛旨矣。然與詩之辭意異也。如晉人詩賦。則用文考義居多。孔穎達習受作疏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間深宮是也。然鄭箋明云幽間處深宮。而孔疏妄省一處字。以作其義。又何盤叨也。要窈窕之爲情態。又有可證。古樂府焦仲卿妻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是則男子形容亦言之。故既以爲女態。又以爲男

容也。如爲之宮室形狀。極非矣。夫配匹之際。生民之道。乃天性而已矣。然任情從欲。莫有禮儀。可防禦。則其不知過之淫泆。失之醜穢。竟至喪亡。亂滅者。歷歷可見矣。可不畏乎。如關雎篇。於是有取焉。蓋此詩雖求女之甚切。能不至游盪奔佚。雖已得而友愛之。能不至淫放荒廢。於是可以知其敦厚之美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此也。詩中所云。林女君子。之言之。而舊說以太妙。文王事附之。是唯緣爲周詩言之。而次章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等辭。不宜曰文王如是。因又作后妃求善女說之。如仲晦則謂林女

指大妣為處子時。君子則指文王也。宮中又人作是詩。其說皆宛轉回繞。不知所安。今特隨詩辭為斷。不彊求美刺之義。而如為作之迹。實莫所考。要之以風俗歌謠而概通之可也。

卷耳。虺隤。舊說皆謂馬病。獨郭璞注爾雅曰。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郭此言未詳為何義。今試言之。虺隤。皆聲容字。虺。雷聲也。又與虺同。隤聲也。隤。與頹同。暴風曰頹。以是準之。虺隤疑是嘶聲矣。而馬之嘶。自發於氣之不平。故舊儒以為馬病。而郭却謂人病之通名。郭意蓋謂人之咳氣。是逆上

有聲。猶馬嘶。因以兼說為人病之通名歟。

挑大。朱仲晦曰。挑之有花。正昏姻之時也。是承序并鄭說。而鄭氏蓋據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之文。但此詩一篇三章。非皆謂春時。黃實葉秦。乃經夏至秋初也。若其說云昏姻正時。則唯首章耳。以其義所未盡也。如毛傳。則在東門之揚。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此即以秋冬為嫁娶正時。案夏小正。二月曰綏。多女士。傳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荀子大畧篇曰。霜降逆女。冰泮殺肉。以此二文併觀。毛鄭說。乃知婚姻正時。始乎秋冬。農事稍閑時。訖于春。農事未忙日也。故儀

禮昏禮幣用鴈。蓋依自秋至春時物也。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謂是時將過也。家語本命解亦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蓋是正說之遺焉者已。仲晦偏執執夫未深考也。或以為鴈有家畜者。故莊子外篇有殺鴈不鳴者。談然則四時皆得有鴈。今以鴈為昏禮時物。不知所以然也。此言似稍塞人口。然其實不然。宋人項安成說。月令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鷄鶉鳩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據此。則食鴈之節。古今不異。然則鴈之為畜。未嘗常在。蓋是自秋始。

經冬春可用。第於夏月輒不獲者。亦自可知。故引莊子駁之者。徒強辯不通之甚者。亦不可無識矣。采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毛曰首飾也。鄭承之以少牢主婦髮鬢解之。未知是非也。但昏禮女從者被纁黼。然則此詩所云者。疑亦女從者服歟。況又孔安國註論語曰。寢衣。今之被也。則於夙夜在公語亦為違。又案皇朝勢家婦人行路間蒙珍衣。名之亦曰被。其容甚都雅。蓋古未有所承而然。又可以備考。采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又卒章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宗室。按毛此傳。大宗。正遠本房也。正遠



本房者。天子之王宮。諸侯之公室。大夫士之適嗣之家。皆是也。之廟者。詩曰。誰其尸之。是尸在廟有之。故毛傳云。大宗之廟。鄭亦引儀禮記文者。則同。而在其記註。却曰。宗室。大宗之家。此其意由喪服小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因立為大宗之家言之。故與毛此傳為大宗之廟辭。似而旨別也。且箋又云。宗子主此祭禮。唯君使有司為之。亦于毛傳無所據。毛鄭不同。義者可識焉。且小記。大傳。別子為祖云云。之義舊說未分明。宋程大昌既改之。余從增成其說。詳具於禮記節註。

甘棠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毛傳依是無異義。詩意自明矣。但鄭箋則云。召伯德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鄭氏此說。乃以召伯聽訟而言。據乎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是也。蓋召伯蒞舍。憩息于甘棠之下。詩之明文可見。前儒緣是而附會聽訟事。故韓嬰混合成說。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伯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度於阡陌。墜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

悅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劉向說苑取之。是如曰。有司欲為召伯營離宮。不言聽男女訟事。但聽斷語。似謂聽獄政。韓氏所說。尚未免朦朧。要讀詩之法。莫若取其辭而通之。左傳韓宣子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遂賦甘棠。焦氏易林。枝葉盛茂。召伯遊焉。斯亦皆不言聽獄政。蓋是義之明者。應與毛序及傳并見焉。但毛傳曰。蔽芾。小貌。鄭氏承之云。止舍小棠之下。然小樹之下。恐非所可。菱舍。慙息處。唐風曰。有扶之杜。生于道左。毛傳曰。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安肅雅杜。赤棠。

白者棠。是杜棠類木。植諸道側。而便於行人也。因疑蔽芾二字。固掩覆之義。從以為形容字。謂可就陰而休息也。易林云。遊暑是避暑樹陰之義。反為正義。毛鄭小棠之解。不可取也。如仲晦。則唯以盛貌說之。亦未之盡也。

羔羊。純絨。總皆系聚束也。純之言他也。他加也。絨之言或也。或亂意。總總括也。俱是縫。上作總英也。毛傳孔疏。皆得解矣。此間長綳。施菊綴。即其類也。貴族童子及僧官等用之。蓋平士之服飾也。直綴於身。袖縫合處。施革結者。亦受而變之也。元受漢及隨唐制。即

上古之遺風也。朱仲晦作詩傳曰。絃逢界也。陀總皆未詳。蓋宋時衣服古制既不全存。鮮所目驗。反疑毛傳孔疏皆得正說者而不取。可不惜乎。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此古說詩之義。就是觀之序云。衛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心爾。是則不失正說者也。詩意即言凱風之吹。使棘木多刺而難近者。女大茂盛。然母氏劬勞却不釋。浚下寒泉。清冷可以滌除憂悶。然不能休母氏勞苦。黃鳥好音。自入樂事。然不能慰母心也。或謂詩曰。莫慰母心。而序言七子能盡

其孝道。以慰其母心。此以莫慰母心為慰之也。答之曰。如今言則穿鑿之甚者。所謂莫慰母心者。以慰之為務。此其成志之至也。故孟子既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以意逆志。此法不可不亂論。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此以九為聲。所以與牡叶為韻也。說文。軌。从車九聲。此以九為聲。所以與牡叶也。大玄經。永首永。不軌凶。流于後。亦用有韻。乃古音彰然。黃公紹古今韻會。牝字註載詩。雉鳴求其牡。每誕生字。彙洽之。且增其說曰。薛君采云。老子書。大抵用韻。牝讀為妣。以叶上句。揚升菴曰。牝字从匕。元

有七音也。清毛奇齡在白鷺洲王客說詩。又曰。張南士曰。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七音與軌押。其又押。牡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與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為原詩之句。學何事矣。此等說皆執一以便己意也。夫牝又与死叶。而軌亦叶牡。各互有之。且試以義推之。則毛傳曰。雉鳴。雉聲也。是毛傳以謂所求者牡者。明可識也。魯齊韓字令不可考。然而毛詩又即與古同者可知矣。詩話既已

作備。諸家好奇。又甚。遂不辨軌字古音九。却指古本為誤本。其妄不可言矣。

毛奇齡國風卷篇云。二子乘舟。誰二子者也。或云衛宣之。二子皆二子爭死渡河。乘舟。此其是歟。曰非也。吾聞二子又死勿渡河。春秋之所傳。一曰死于莘。一曰死于濫也。史之所記。則又曰死于界上。夫莘。衛東地也。即曰界。齊之與衛界在河明。未嘗踰河。則衛宣之。二子苟爭死。亦死衛界者。得毋未渡河而死者耶。此說在取其考證。則始為盡矣。但二子死于莘及死于濫事。蓋出乎傳文。而奇齡直以為春秋所傳者不

分疏春秋與傳文。固其癖見也。夫詩既不謂二子誰何。實未可指言為及壽也。然而為及壽。亦無害於辭體。何者。試為送二子詩。通之。則作者乃謂及壽此行。又期於渡河。已上艤裝。既已具矣。二子不憂其死而疾行。遂不慮其所可逃。故作者為之養養然。養與投。養又養同。惜二子狹量。無所容起也。且送者。送上道也。未及至河上。但遙陳其行色。自莫妨也。用是通之。則庶幾不為不然矣。不應依孟子。少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為解說詩之方。是之為務。固哉。奇齡又為詩也。

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皆馬之數也。蓋古昔駕者。自一馬而加。又至多馬。孟子有兩馬。一車所駕。說文說駟字曰。駕三馬也。加之則四馬。說文曰。一乘也。房四星。謂之天駟。象其數也。又加則五馬。又加而六馬。蓋多之極也。荀子有六馬仰秣。六馬不知之語。易象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也。漢世且有一乘傳。又有五馬之乘。古風之遺。可考。詩之四之。五之。六之。固已謂駕之數者。可知矣。或疑駕三馬。則偏倚而不調。然古有脫駟事。左傳禮記皆言之。據此。則駟者為齊馬力之強。弱參之也。然則可駟之不可駟。輒自由其便也。故不

以偏強偏弱為難者可識。且駕者四馬為大度。四馬則六轡。故車牽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此其證。蓋駕法有馬數多。猶以六轡兼行之。毛傳以為駮馬五轡。遂以四之五之為轡之數。王肅從援毛說者。可謂迂。綠竹實淇上之名產。故淮南子曰。夫指淇衛菌簞又史記河渠書曰。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棗。又曰。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戾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類林竹兮。棗石留。此其地產竹之證可見。其綠者竹之色。下章云青青亦同。而毛傳曰。綠。王芻竹。扁竹。蓋草名有如是者。夫

王芻汁出綠色。故又以綠名之。扁竹有節。所以得竹名。然王芻扁竹皆甚微品。於君子此既恐為難類。但如奇。則猶據水經註云。昔漢武塞決河。而寇恂治河內。伐竹為矢。今通望無復此矣。唯王芻偏草與昔時無異耳。此為毛傳立幟者為多。今夷考之。昔時衛土產竹為名。明是竹多為園。而漢武世既絕。至寇恂復先。亦後竹不復生。抵鄭道元。亦所驗如是。故與毛傳同其說也。要產物又出。多下常有桑田變海。古今之狀。不須以管窺疑之。

朱傳引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

遇之則其心變焉。以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從往來。固非一見。初見稷又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似變而愈深。此則詩人又意也。劉氏此言。乃似深切者。但事物有小大。情理有盛衰。則天之道也。非有所勉強也。故人之於學。喜初則深。次則少減。終則如常。古人說此理而曰。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溫。溫斯戚。此則無賢無愚。皆天性之所至。成變不一也。故人之所務。雖如齊衰致嚴。有以時變除。祀事至重。亦有時接祭而

已。儒者之教。旨稟諸天。理人情之緩急。而處事體者。不得不皆然。劉氏則概之如一。而後以為君子之意。不亦畔斥乎。且如其云。固非一見。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穗之實矣。即是承鄭箋云。我以奉離離時至。稷則尚苗。又而演之也。然詩之曰。苗曰穗。曰實。則唯取韻次之。乃一時而同成一篇也。非三回經過。而作終三章。而完結一篇也。凡三百篇。其疊章換韻者。皆爾。蓋詩本天理之文也。古今雖異。為作之致。則一也。如劉氏唯欲其言之精微。而不覺其實理之所過差者也。

七月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朱氏承是而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使瞽瞍朝夕諷誦以教之。此是却似以為周公作此詩以教成王者。信是民事主政又先務。不可緩也。然果以謂周公以此詩教成王。考諸詩書子史等。毫無有證迹。且試之詩辭。則無以稼穡為艱難之想。顧擬之田園樂而可矣。由是觀之。則舊儒無材識者。以征畢為業。因此詩述農事。妄取后稷躬稼說。又主張末篇周公東征。而助其談義也。朱氏既已承用天方取尚書無逸篇不知稼穡之艱

難之為王者誠懼。以附會之矣。均之盡是嘗試之言。非出于古來之真傳也。但如仲晦。則有詩序辨說之作。其闢儒者惑甚多。而至是又唯因襲舊說。莫所復顧慮。竟不能通其辨說之音。嗚乎。可不惜哉。

孔疏曰。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于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之漸。此說固盡矣。蓋蟋蟀卵生。多在牆壁間。月令季夏蟋蟀在壁。卵化也。從而飛散原野。至涼冷時。復在宇在戶。遂入于牀下。乃目驗如是。且不知蟋蟀。至夫蚤蚋蜂蠆蜘蛛



蛛蚰之類。蟄在于牆壁間者。悉皆向暖飛散。遇寒  
 潛伏。蟲類消息大抵是爾。毛奇齡忽起異端曰。此言  
 農人居處之有節耳。夏則露居。及秋而漸處於內也。  
 而成早晚。刈獲有時。或擔或戶。於是累語耳。至蟋蟀  
 入牀之後。而昔在戶者。今墮戶。昔在宇者。將在室。其  
 候如此。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  
 邑。其出也。則如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其入也。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不  
 為改歲。入此室處。漢書所志與寫官相証如此。奇齡  
 作詩  
 說名曰。此奇齡之累說也。斯其所取證。輒以其臆說  
 寫官証。

證其臆說也。夫言農民出入之節。則自四之日舉趾。  
 至十月入。此室處以前。可令八月九月而言也。如漢  
 志以四之日舉趾。明其出。就田業。以十月蟋蟀。明其  
 入室之候。其在于在宇在戶。則無與農民出入相管。  
 故漢志不引也。且詩則曰。七月在野。而漢志則曰。春  
 令民畢出在野。斯詩之在野是秋。志之在野是春。便  
 詩之在野是蟋蟀。而志之在野是農民。其別自明白。  
 奇齡引志証己說。矛盾極甚。其意之妄昧。豈必待辨。  
 駁為哉。而毛之徒。秦樂天為毛求其通而不得。但云。  
 每章以天時人事。相間成文。凡作兩層。豈有此章獨

詩

二

日

自五月至十月。單指時物。且單指一物。而毫不及人事之理。是言多足哉。其詩人用辭。固不如樂天為拘拘。卒章朋酒斯饗云云五句。皆言人事。不及天時。豈又為自起句至末句。人事天時錯綜成文。而後此詩辭理全也乎。況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其既曰我牀。則字也。戶也。我字我字也。我見其蟲之居。我聞其蟲之聲。故曰我也。此非亦及人事乎。樂天雖欲彌縫。却不膠綻裂耳矣。田峻至喜。今雅曰峻。農夫也。說文亦同此義。司馬史取洪範作宋世家曰峻民用章。又曰峻民用微。於是據今雅說。文宋世家。後解田峻為

農夫。即是字。農田庶民也。故云田峻至喜。謂眾農夫視其婦子餽饘。皆未至啖食而歡喜也。如是而字義句意自穩。則當不宜作英俊字通之。又尚書今本峻民皆作俊民。毛傳蓋據之。故曰田俊。田大夫也。朱氏從之。然則喜婦子饘餉者。唯是田大夫。而曾不見一農夫之依至。詩旨索然。戴侗既亦以毛傳為未然。不可不識矣。萬壽無疆。祝辭也。蓋在古上下通用也。甫田寫官記云。夫萬壽無疆。雖古人交贈之通辭。然無君以之報農者。此言亦以後世用字視之。則或似矣。但天保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此云君曰。則上對

下者則祝嘏臣子之辭可識。其既祝嘏臣子。輒況及庶民。亦固莫有妨礙。且詩辭曰：羣黎百姓。皆君之所報應明矣。况又在昔重民最至。論語曰：所重民食。喪祭。是其所重。而民居第一。大蜡又祭農。必與焉。此亦君之所報禮可考也。且上下通用文字。廢詔金御之類。至後世。唯天子而用之也。他則天不得矣。萬壽無疆。亦復如是。天休用以報臣子民庶。甫田用以報農夫。輒是古之風義。却可以詩辭取證語。毛奇齡率亦出衛言。不亦闇乎。

出車曰：城彼朔方。是燕北長城之初構也。至戰國。趙

燕皆因而益之。齊亦有長城之塞。抵秦有天下。又復增築也。後世特以秦言之。未嘗考身。迨清立盛京。天築壘隔北邊。所謂新長城也。清人出自北夷。猶尚不克無防禦其種類。蓋其地無天險可慮。無唐虞有蠻夷猾夏。殷高則奮伐荆楚。自遠古而人事世故。擾攘如是。堪輿形勢之所然。不可但已。

小宛。螟蛉有子。果贏負之。此語原出於田畯巧女之歌。龍楊雄取為雕蟲之資。而未遑於窮夫教祝成子。子又理非也。本草家從為之論者多矣。乃至謂斯為謬矣。這詩者未審。而夫子何為因具辟耶。豈聖人有缺。

多者類此。如是則以詩經為孔子家法窮理之正義。不知在詩學。唯為教導比興取之也。此其意所起。蓋始於魏王肅。孔子家語以刪詩為孔子之行跡。家語既安唱之。而歷世羣儒信遵以為本。事通言竟。未嘗失墜矣。儒者已承習講詩。況亦他末技。如本草家輩。哉。學者不於是開眼。則其於天下事也。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靈臺經始靈臺箋云。觀臺而曰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此說自正。靈者。臣民追稱之也。非文王之所名也。靈固靈沼皆然。孟子之言可以證。後世

取靈臺名。名司天之臺。九傳。衛秦皆有靈臺。漢志曰。濟陽有靈臺。皆後人所立。君追言之也。毛奇齡曰。靈臺舊名也。又王特踵之耳。此謂文王名其臺。可謂無識甚矣。於樂辟離。辟離。文王之樂也。見莊子天下篇。以詩辭視之。則以君樂為樂名義也。崧高曰。微由伯土疆。微即周人百畝而微之。微是微與二相校。以一通之者可見。乃十分取一也。此是十分之一。百分之十。千分之百。萬分之千。多少皆歸一算。故得微名。夏后氏之貢。五十分之五。殷人之助。七十分之七。雖皆同什一。不得成微名。可知爾矣。

詩

說文。字書也。古曰文。猶今日字。此所以題名也。但古本之體。今不可考。徐諧序曰。錯亂遺脫。不可盡究。夫宋世既不可盡究。如在今也。於何置乎。余近作詩說。就古今韻會求魴字。韻會註魴字曰。說文赤色魚。从魚方聲。引詩魴魚頽尾。於是顧改諸。今行說文。則云赤尾魚。从魚方聲。此赤尾字。韻會作赤色。然說文不引詩。而韻會引說文。而其文則引詩。在今行說文。却備。因考察餘字。則韻會文多。而今說文脫落者。往往有之。徐諧補義亦甚不備。且說文今以四聲分韻。全是為韻書。最似後人所編錄。不知其所由然。因改

清舶頁上說文真本。汲古後人毛扆識之曰。諧見鉉序云。舍弟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見。據此。則今行雍熙牒行說文。全成乎徐諧。非許慎說文真書者甚明。而毛扆所校刻。即題曰說文真本。既係借竊。且黃直翁距徐諧未甚遠。而所引用既如前言。抵扆所刻。則又頗以意點竄。則與徐諧奏上本亦異矣。學者于此。不須無取舍者也。

文學廣談卷一

